

求医杂记

□陈鸿

前几日,背上长了块红肿,自恃平时身体不错,并没太当回事,照样作息,照样应酬小饮不断。不几日,红肿厉害了,开始疼痛,睡觉不能平卧,休息便不好了。

于是去了一家社区医院,找了一个熟识的医生。他说,需要做个小手术,将里面的脓挑出,否则容易复发,再缝上几针,但现在天气太热,术后几天内是不能洗澡的,所以做手术要等到九月份才可以。而现在医疗体制改革,社区医院是不允许做任何手术的,哪怕是这种极小的不是手术的手术。朋友一副爱莫能助的样子。

等,似乎不太可能,因为疼痛感越来越强烈,睡眠更加不安稳了。于是又到了单位附近一家大医院。接诊的是一位五十多岁的白净妇人,态度很亲切,很有耐心。她说,你背上生的东西,需要吃药消炎后才能动手术,估计得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吧。我下意识地叫道,那怎么可以啊,还有一大堆工作等着呢。

女医生听后,非常耐心笑着说,消炎后有两种可能,一种消了炎,可以动手术了。还有一种可能性是炎症没有消去,那就复杂了……说着,她居然在纸上画了个示意图,说了

病情走势的N种可能。虽然我面带笑容,但心里不免更加忧心忡忡。

晚上,妻子说,你这个就是我们小时候经常说的疮,乡下土郎中治起来很简单。想想也是,过去乡下可能是卫生条件不好吧,经常有人在背上、臀部生疮,甚至还有满头生的,久治不愈,被称之为“癩里头”。我也在网上查了下,此称为疽疮,又称“搭背疮”,意思是手刚刚能够得到的背上的疮。

第二日,丈母娘大人亲自陪同去几十里外的四明山的小镇看病。乡下人有早起的习惯,医务室六点多就开门营业了。张郎中已七十有六,仍然精神不错,打扮比一般村民要整齐,尤其是头发刻意整理过。过去镇上不大,那个年级的镇上人,丈母娘大多都熟识,这个郎中自然也熟识。张郎中原是乡下治蛇伤的,其实在乡下什么病都看。多年前,张郎中被收编到“正规部队”,成了村医务室的医生。他看了看背部,取出一个不锈钢工具,在患处扎了两下,然后在两肩和尾椎部扎了几下,想必是穴位,出了点血,在患处涂上药膏,包上纱布,表情极为平淡地说,两三天就好了。我还是有些担心,他说没事的。一结账,只有七块钱。第二日,我又起了个大早独自去了,到时才七点多点,已有几位治病的村

民,或额头,或脚趾流着血,显然刚被用了经络疗法。张医生又看了看我的背部,换了药,说可以不必来了。我说配点药膏自涂吧。他淡淡而言,已经没有什么大碍了,等几天会彻底好的,不必花冤枉钱。

其实这样的传统郎中,以前散落在四明山中为数不少。经常看到外地的车辆风尘仆仆地赶来求医问药。只可惜,郎中们现在大多年事已高,或已老去,无人继承。镇上有个看妇科的老太太,也是祖上所传医术,极是灵光,乃至会号脉孕妇辨生男女,老太平时只是在家,有病人上门来看,只是开副中药方,抓药则自行到药店,至于药费,随意放几块,或是十几块,两包小点心也行,而子女或许是觉得此行难以出息或生活,无一人继承。几年前老太太去世,其医术也彻底失传。

清晨去镇上也就四十分钟的路程。就医后,便采购乡下新鲜的瓜果蔬菜禽肉等食材。然后,找一家早餐店,慢慢品味地道的当地美食。那种极香浓的咸豆浆,在宁波城区已近绝迹,还有极鲜美的酱油馄饨生面,更是当地才有的独特美食。

生病,若只是小恙,却能感受到家人的关爱,又有美食相伴,并生出些许人生的感悟,可真是出人意料得有点让人向往的生活啊……

住院杂感

□陈峰

天刚告别了燥热,便迫不及待去住院。曾孕育过生命的子宫长了肌瘤,且呈现出日渐强大的态势,这让我心怀惴惴。

就医,原来会碰到这么多纠结的事。医生不断地抛给你一道道选择题,让你思考让你选择。如果选择腹腔镜,创口会小,但有可能做不干净。如果选择开刀,里面又有一个小选择题,选横刀还是竖刀,横刀虽然美观,但万一以后再开刀的话会不利,竖刀虽碍美观但方便保险。如果麻醉,选择全麻还是局部麻醉,但麻醉又将存在着些微的后遗症需要时间来解除,术后要不要止痛包……做完一系列的选择题后就是一系列的签字。

手术的前晚,尚且活动自由,享受着正常人的待遇,于是去离医院咫尺的体育场散步,体育场的角角落落都是锻炼的人,生龙活虎地奔着跑着跳着走着,心里便生出很多羡慕。以前并不把“健康是1”这样的话题放在心上,现在真切感受到健康是真正的“1”,其余的只是健康后缀的“0”,如果没有健康作为基础,就没有后面什么事了。心想,等我下次悠闲地在路上散步的时候,大概是几个星期后的事了吧。

穿好手术衣戴好帽子躺进手术床的刹那,泪眼迷离。人是有弹性的,平时连抽血也怕的我,到了这时,只能豁出去了,但怕是真的怕。麻醉师熟练地打针,医生们准备术前事项,为缓解我的紧张,医生跟我聊天,问我看过《唐山大地震》吗?觉得怎么样?我说看过这个电影,不错的。我告诉医生此刻很感谢华佗发明了麻醉,感谢医生解除我的痛苦。只听得“叮叮当当”的器械响声,很快,医生取出了祸害我健康的球状物,一小时后,我在手术室门外见到了老公。

亲人,他是我最近最亲的人,也许此时更能诠释我们的关系。并不强大的他把我抱到床上,须臾不离待在我的身边,注意着我的动静,晚上还睡在旁边的陪床上。

欧美电影常有这样的镜头,神父面对新人结婚,有一段宣誓的话令我觉得神圣而动容:从今以后,无论是贫是富,是好是坏,生病中或健康时都相爱相依,直到死亡把我们分开。此时想起这一镜头,倍感温暖而欣慰。记得我分娩的时候,他也是这样亲力亲为。

平时,倒不见得他对我有多体贴,而且对我也有诸多的不满。工作时间,各忙各的。下班时间,各人或忙于应酬,没应酬时,我管孩子做家务,他玩他的电脑,虽在同一间屋同一张床,竟也疏于交流。电话越来越简短,能不说尽量不说。有时不禁怀疑这生活是不是一潭死水,连微澜也消失不见。

生病,原来可以当成检测感情的法宝。不过,这法宝太残酷了。我的精神一天天见好,看得出他的心情也一天天放松,每天有大把的时间可以聊天,聊着生活的碎屑,聊着过去种种,憧憬着老年后归园田居的生活。我不由地感谢这次住院,它让我获得了健康,也让我感受到了温润而美好的感情一直都在。

许多同学朋友得知我住院的消息,都来看我,我像“英雄”一样一遍遍地复述手术前后的经历,乐此不疲,同学朋友的安慰胜于药物细无声地滋润我的心。一个人,无论何时何地,都需要朋友,有朋友,真好!

人生,原来都是些寻常的鸡毛蒜皮,那些声裂金石、死生契阔的感情,到最后都会融入婆婆妈妈的唠叨和简简单单的相守中,就像溪归于河,河归于海。



叶有所思

流星

□叶蓉

旅游时认识的一个朋友,大家年纪相仿,志趣相投,一起走一起玩,互相拍了很多照片,加了朋友圈说是回国以后互相传照片。后来大家都懒,拖着拖着就忘记了照片这件事。但是日常生活里,我给你点个赞,你给我一句评论,温馨又愉快。

然后我突然就进入了人生的低谷,医生拿着我的CT报告说:鼻炎已经严重到必须动手术。去做个鼻镜,边上的人都在查是不是鼻咽癌,我带着浓浓的鼻音和哭腔问医生能不能保守治疗,对方果断拒绝。然后一次次跑上海,内心的恐惧甚于穿刺的痛苦,那一段时光,我一个人在家里拼命地画啊画,简直要抢了美

术老师的饭碗。大概是在朋友圈里多哭了几句,这个朋友就来鼓励我,她说这点痛算什么,我吃过更大的苦。这时才知道她的病比我的严重好多倍,我哪怕是要手术,和她比起来也就是个小儿科。好惊讶我们旅游时她看起来健康又开朗,从来不需要我们一点点照顾。

后来也断断续续在朋友圈刷到她的消息,又住院啦又减肥啦溜出来吃顿好的啦今天我挂很多盐水啦,期间也有好痛好难受,但是第二天总会看到大大的微笑。我们像往常那样在下面评论:赶紧好起来,我们再一起去旅游。再后来,不知道从哪天起,突然地,那个名字下面就没有了更新。心里很忐忑,但是也不敢问什么,一直告诉自己大概是忙去

了大概是手术去了大概是不方便看手机,等着等着,一等就是好几年。

萍水相逢的一个人,也和浮萍一样消失了。那个账号下面,再也没有新的内容。我不敢问,也不知道去哪里问,我心里隐隐明白发生了什么,可我不想弄清楚。想起来的时候,也会把她从前发的那些再看一遍,总是期盼着哪天突然就有更新说:我又回来了!我很害怕有人把真相告诉我,好像一语成谶。我很想发消息给她,你还欠着我一堆照片没有给啊!莫名一阵心酸……

人生在世,我们真的不知道明天和意外,哪一个会先来。有时走着走着,就不知不觉走散了。既然活着,就用力、好好地活着,流星会陨落,也会留下刹那光辉。